



中威图文
ZHONGWEI

奇特新世界 —— 世界著名城市规划与建筑

The strange new world
of the contemporary city
Edited by Rowan Moore

诺曼·穆尔/编

Vertigo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奇特新世界 —— 世界著名城市规划与建筑

诺曼·穆尔/编 李家坤/译 李世芬/审

Vertigo

The strange new world
of the contemporary city
Edited by Rowan Moore

《奇特新世界 世界著名城市规划与建筑》版权公告:

Vertigo: The strange new world of the contemporary city/Edited by Rowan Moore

© Glasgow 1999 Festival Company Ltd. 1999 年版权所有

本书原版由伦敦 Laurence King 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 年中文翻译版权所有, 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
未经所有者预先书面同意,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翻印本书任何部分的内容。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6-2002 年第 041 号

本书中文版权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代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特新世界 世界著名城市规划与建筑 / (英)诺曼·穆尔(Rowan Moore)编;
李家坤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12

书名原文: Vertigo: The strange new world of the contemporary city

ISBN 7-5611-2138-5

I. 奇… II. ①诺… ②李… III.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世界
IV. TU9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4351 号

出版发行: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凌水河 邮编: 116024)

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240mm × 280mm

印 张: 13

印 数: 1 ~ 3 000

出版时间: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丹

封面设计: 王复冈

责任校对: 刘红颖

定 价: 168.00 元

电 话: 0411-4708842

传 真: 0411-4701466

邮 购: 0411-4707955

E-mail: dutp@mail.dlptt.ln.cn

URL: <http://www.dutp.com.cn>

奇特新世界——世界著名城市规划与建筑

vertigo

目 录

6	序 言	雅克·埃尔佐
9	奇特新世界——世界著名城市规划与建筑	诺曼·穆尔
60	文 化 伦敦泰特艺术博物馆——体验前卫艺术	雷曼德·赖安
74	政 治 1999年柏林——幻想与规则	布赖恩·哈特恩
90	交 通 香港赤鱗角机场——城市的救星	马丁·保力
106	公共空间 横滨国际港口集散厅——静态中的船	艾琳·斯凯伯特
120	私人住宅 拉斯维加斯湖观光胜地——水的妙处	保罗·戴维斯
128	公 寓 日本岐阜住宅建筑——以性别为依据的逆向设计	晶子·铃木
142	金 融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经济的爱与怨	艾伦·塔思 路易斯·洛
158	人造奇观 伦敦新千年体验——一个与众不同的穹顶	代仁·苏狄克
178	自 然 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北欧人的锈带复苏	斯蒂芬·赖珀特
192	购 物 加利福尼亚安大略坊——标识王国里的消费城堡	艾伦·贝特斯盖
204	项目资料来源	
206	索 引	
208	照片来源	

对“头晕目眩”展览的思考

雅克·埃尔佐

本书阐述的主题也是1999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头晕目眩”展览会的主题。下文是针对本次展览引发的思考。

许多展览会的题目选择了中立而实际的方式，同电话簿中的一个条目没多大区别，例如“非科班出身的画家”或“古罗马的食谱”或“解构”。这类题目仍是习惯做法而不会被回避，因为至少它们不是虚假的暗示。我们对所期盼的东西略有所知，如果我们失望的话，我们只能责备自己，毕竟展览会的主题都在题目中表达出来了。

最近，更难更复杂的题目已流行起来，说明了人们相当大的雄心大志，他们做出了陈述，亦是一种声明。此声明有待于陈列中的展项予以证明，至少是解释一下。许多这样的展览会没有充分处理好题目。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旦发现题目的许诺要比实有内容耀眼得多时，愉快的猜想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失望。

另一方面，有一些展览会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因为展览馆的馆长成功地解释并说明了时代精神或者揭示了一种新的艺术观念，这种艺术观念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阐述的。我们想到的第一个这样的展览会就是1969年哈罗德·斯兹曼恩（Harald

Szeemann）展于伯尔尼坎斯泰勒（the Bern Kunsthalle）的“当观念变成存在形式时”，它也可能就是那个类似于化身的展览，将一位展览馆馆长兼艺术家所提出的观点集于一身。同样令人难忘的还有让-弗朗西斯·洛瓦塔德（Jean-François Lyotard）展于巴黎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re）的“非物质主义的”（Les Immatériaux），它是为数不多的一个设法用陈列的物体形式来表现哲学观念的展览，且没有把它们降级为仅仅是解释性的精心策划的事物。“非物质主义的”也是特别有趣，因为蓬皮杜中心的建筑外壳——有争议说它不是最为理想的展示空间——破例地与展示融于一起，因此，它甚至起到了加强促进作用。

建筑展览对展览馆的馆长们提出了特殊问题。因为展览的主题——与哲学的辩论相对而言，尽管它是真真切切的东西——但它却不能在展示空间中表述观点。隐形的东西一定要用富有表现力的模型、艺术绘图、具有雄辩力的规划让其现身，尽可能将其布置得有品味，以便激起参观者的想像力。十分理想的是，建筑思维过程也变得透明可视，尽管它们永远比不上真实的建筑物和其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那么让人一目了然。

人们一定能想像出“当观念变成存在形式”，或“非物质主义的”作为建筑展览题目进行展览的情形。但是“头晕目眩（Vertigo）”呢？“头晕目眩”这个词可没什么吉祥的含义。事实上，这个词似乎表达了一种不吉祥的，甚至含有危险的意思：恐高且眩晕。甚至一种双重的焦虑：害怕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却要被动地掉下去，或者害怕深渊这种魔力的吸引而半推半就，因而屈服于其眩晕的吸引。可以说，“头晕目眩”表达了一种无法逃脱的举棋不定和优柔寡断。借助于这样一个题目，很明显地是一个具有文化深层涵义的展览，并有意地排除了现代主义所展开的那些计划性的和空想性的东西。

很自然地，这个题目也让人想起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在他的电影中紧张随着疑虑的增长而逐渐升级，多少呈螺旋式上升，且与令人头晕的极度混乱状态的拉力成反比。电影持续的时间越长，我们对事物可信度的疑虑就越大：我们的猜疑像阴影笼罩在主人公的头上，并且也笼罩在曾经那么熟悉的环境上且有蔓延趋势。逐渐地，我们以前认为稳如直布罗陀山的世界上的每寸土地都开始粉碎瓦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一种不自在的情感出现了，起初几乎是觉察不到的，直到其渐渐地显露形态，最后变成肉眼可见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人际关系随着伺机捣乱的细微之处的出现而变化，导致冲突直至最后灾难发生。它们不是从外界投进日常生活中的，而是作为内部潜伏的固有部分，来自于内部世界。希区柯克一贯追求可能被称做正态性的战略，这体现在对普通细节的一丝不苟的关注，只是增加了悬念。他最喜欢的演员之一——詹姆斯·斯图尔特就是普通的、无可挑剔的公民原型。建筑构造常是中庸的，有时甚至有点乏味，与现代主义建筑形成鲜明对照。现代主义建筑常常被一些导演，如戈达尔(Godard)或安东尼奥尼(Antonioni)选做前卫电影的背景。希区柯克几乎不使用突然剪断，而且回避像戈达尔所使用的对观看习惯突然攻击的脱离环境的要素。

在展开和塑造他们的形象时，与建筑师不同，艺术家们通常不得不解决类似于制片要解决的问题。摄影师杰夫·华尔(Jeff Wall)所考虑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他经常把他在看片箱中布置的大型号作品叫作“电影制片术制作的图片”。他们的激进主义体现在对人们熟知而

又十分普通的物体复杂结构的精确上。华尔本人也暗示过他从不反对出现在戈达尔电影中的那些突然剪断发生兴趣。但他对以古典形式进行艺术构图的图像造型的激进表现手法却十分投入。他有意地站在了与前卫派对立的立场上，这些表现自然会招来冲突。

在建筑界，这类问题以前从来没被如此坦率地表达并进行争论。常见的几个方面至多在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早期作品中起到一些作用，但自从文丘里从流行文化中得出了他的日常观点以来，他对普通事物的审美观已经不可避免地凝聚成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上的变异。“头晕目眩”不是建筑方面有争议的问题。反之，人们正在尝试将前卫的东西复苏。要做前卫派以前是，现在仍然是解构主义者向往的具体体现：前所未有的新形态概念突现于外界。建筑师与批评家同样受控于这个概念，似乎当代建筑中就没有其他可替代的。

但是，“头晕目眩”有什么暗示？在这个名字的展示中有哪些观念能够形成？如果项目及项目人极端地不一致，那么几乎不可能提什么统一的、正式的风格，也就不能提什么一致的建筑方法。然而，截然对立的项目能

够放在一起构造一种假想的城市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形式的相互作用，极其独特的和极其普通的建筑的并存应该揭示出我们文明社会的根本趋势吗？或再问一遍这个问题：陈列出的建筑能够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吗？它更像是追求时尚的个人习作的随意收集吗？诺曼·穆尔(Rowan Moore)想探究特性中的普通和普通中的特性吗？最终，把这种多样性的项目收集变成以一种洞察力为基础的单一项目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洞察力就是特性从普遍中发展而来的，正如希区柯克想出的都是奇怪吓人的东西，实际上这些是以熟悉的东西为焦点而衍生出的新事物。

© H&deM, 雅克·埃尔佐(Jacques Herzog), 1998

© 翻译：凯瑟琳·斯盖伯特(Catherine Schelbert)



奇特新世界

——世界著名城市规划与建筑

诺曼·穆尔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吉隆坡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拥挤在公路上，向城外的废弃露天矿场走去。这里是山威泻湖区（Sunway Lagoon），绝对是受拉斯维加斯影响而形成的购物、娱乐、主题狂欢场所，尽管赌博是被禁止的，交通也非常混乱。坐落在露天矿场边缘的是一座埃及庙宇式的购物中心，门前有一只巨大的可驾车通行的狮子，它让人想起了拉斯维加斯卢克索旅店前的斯芬克斯雕塑。有一座旅馆，带尖和穹顶的，像宫殿树林，外面有比人还大的象与狮的雕塑，紧贴露天矿场陡峭边缘的还有城堡、亭台、中国式装饰物。

在露天矿场的底部，人群站在及膝深的浅湖里，正在为开放舞台上的表演者鼓掌喝彩，围绕舞台的湖和露天矿就是观众席。由于水的清冷与夜晚的凉爽而摆脱了白天燥热的人们，十分快活与友善，他们在吉隆坡城内是不会有这种状态的。要退到周围混乱的公路上需经过一道门，门上有野山羊像、穹顶和“展望2020”的字样，这些字样让人们想起马来西亚由来已久的到2020年要成为主要经济强国的雄心壮志。

山威泻湖区是现代景观的原型，是一个创想出的、有主题的消费场所，这个场所现在深为城市居民所熟知，无论是从伦敦西区 and 美国的西南沙漠还是到中国的新兴城市，无人对此不知。山威泻湖区受到购物与娱乐

业的推动，位于城外，它的建筑都是有关创造形象的，作为向世界各地借鉴的典范，它是全球文化的体现。它庞大且建造快速，完全采用合成的手法。它的建筑全是尽可能地创造最明了的形象，一点也不用担心看起来不合适。此处建筑的目的是尽可能直接地刺激观众，同时也在创造一个完整经历，其每个方面都受控于资方和设计者，并不参考紧挨着的环境。乱转的人群和吵闹者使它看起来比大多数“真正的”城市更像传统概念中的城市，即社交的纽带。

这种景观明显体现在购物区、主题公园、机场、新的居住飞地和类似主题购物区、机场零售区这样的混合地带。每个组成部分都创造了一种自给自足的、人造的、包含一切必需条件的经历，它既受控于人又能控制他人。两个这样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空间都被看做背景；被看做当你从一地到另一地旅行时，从车窗所观赏到的景观。车子柔软的内部本身就是同令人麻木的购物中心、机场内部相类似的空间，结果感觉像是在一个持续的、铺着地毯的、有空调的地铁中生活。在所有的这些环境中，身体感受被降到最小程度，然后，又被当做景观、产品、乘坐装置或透过窗户的风景而恢复了。

这些种类共同地趋于创造一个全球同一状态，一个万能通用的空间。在此，同样的经历可在任何时段和任何气候条件下来享



受。它们与认为城市是有多样性的观念相对立。反之，每个建筑物都尽力根据自己的条件创造自己的不同垄断。在内部，在一种基本统一的环境内提供无限制的选择，对外部它提供空旷的临街立面和停车场。

然而，完全的统一状态是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古老而传统的建筑风格久久不愿消失，足以破坏新风格的同一状态这一远大理想。即使新风格追求的是同一性，在实践中，新风格也反映出了不同的志向、不同的成功模式和不同的失败模式以及不同的习俗，甚至一座新的建筑物也有它自己的短暂历史，这段历史使它与比它稍晚或稍早一点的建筑不同。

在这一点上，山威泻湖区也是有其独特之处的，因为它是全球文化的产物，与此同时又具有与众不同的马来西亚特色。没人会认为他们真的是在拉斯维加斯，就像在拉斯维加斯的卢克索，没人会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真的埃及的卢克索一样。这种发展要追溯到





受拉斯维加斯启发而建设的马来西亚山威泻湖区 (Sunway Lagoon) 是一个娱乐、购物天堂，来自各种文化背景下的雕塑造型有机地融合在这里

无拘无束的刚刚完成的东南亚工业繁荣。更多的像这样的场所会被建造起来，但是它们将不会一样。

因此，目前的景观不是由全球的同性来定义的，而是由对同一性的迫切要求与那些使同一性不能实现的传统状态之间的摩擦来定义的。当同一性暗示出某种枯燥时，相对照地，这种摩擦的影响就是来自于建在矮小庙宇边的巨大摩天大楼所产生的那种陌生与不合时宜。当我们确信的东西被摧毁时，也会产生某种“眩晕”，有时令人愉快，有时有点吓人。这样的“眩晕”会因新发展的速度、规模而加强，有时会为新发展的高度而加强。从更为实际的角度来看，这种“眩晕”也是由购物区和主题公园中诱惑参观者的设施所造成的，其中过山车仅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这种“眩晕”有另一个名字叫“头晕目眩（Vertigo）”。

建筑师与构思者

然而购物区和主题公园本身并不新鲜了——尽管他们正在以不断增长的规模来建设，并采用越来越偏激的设计——他们对城市中人们生活方式的作用和对理解建筑及建筑角色的作用仍在快速地进化发展。大多数建筑师认为每件根本的东西都正在受到挑战，建筑物应有“人体尺度”的观念对于同文艺复兴时的城市一样大小规模的结构就显

得苍白无力，例如，新建的香港国际机场（竣工于1998年）。层次与和谐的古典理论似乎不奏效了。当摩天大楼由日本开发商和美国建筑师建造时，“地方特色”成为令人好奇的一个理念。同自然的关系，同景观的关系——这些建筑的中心主题——在封闭的、什么景色也看不见的、只用合成木材来装饰的空调“盒子”房里，已变得毫无意义。

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师们争论的结论是建筑物应“反映出其真材实料”——由什么建造的就应看出是什么，但是新发展的优势建筑原则与此正相反：中性材料，如塑料板和玻璃塑钢应被做得看起来像石头、岩石、木材或想让它像什么就像什么，建筑师欲将反映建筑的结构、主题空间的部分遮起来。

关于建筑物应该符合某一具体时空所要求的某一具体风格的论证，在像山威泻湖区这样混杂的风格面前看起来毫无希望可言。现代主义，试图为自己抽象、纯正的自由式找到理由，现在它仅是很多风格中的一种。当一座民间风格的建筑物与一座现代主义摩天大楼并肩矗立在上海街头时，或欧洲城市中心的一个解构风格的文化中心与一个现代主义图书馆毗邻时，没有一个会被说成是优越于另一个。当要断言一个比另一个强时，是很难为某一具体的形状、风格、材料或建筑技术提出有利理由的。现代主义与传统主

义在争论，高技派与后现代主义在争论，现在还有类似于中世纪修道士的学究式叫嚣。建筑师想让建筑物具有某种“完善性”，某种抵制改变与开发的固有特征。要用20世纪80年代发明的用来描述像迪斯尼乐园那样的幻想景观的创造者们而使用的一个词，构思者们希望建筑物服从变化，有义务表现变化的形象，像电视机一样，构思对建筑的挑战就像19世纪工程对建筑的挑战，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构思占据的是建筑业最为重要的领域，构筑空间并决定其质量。

一方面，建筑师比以往更具权威，因为大楼正越盖越大、越盖越多，成功的建筑师，世界各地都抢手。诺曼·福斯特，率领几百大军在全球范围内从业，此规模可能是以前的英国建筑师做梦都没想到，越来越多的城市——里昂、马赛、东京——都要有一位明星建筑师的伟大建筑作品。然而，另一方面，建筑师比以往更多了，关于他们建筑作品的质量这样的根本性评价却是由别人给他们做出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也都可能是无意义的。

鉴于任何一种风格或形态都可能同样适合来表达一个形象，因而被降格成为一般价值的东西。所以，建筑不再是寻找更好的风格或形态了。在中国的深圳，有一个主题公园，其中有世界上伟大建筑的比例缩小模型——埃菲尔铁塔、威尼斯城、悉尼大剧院和

中国深圳





“世界之窗”主题公园
中缩小比例的世界著名纪念碑（上图）



城市中新办公大楼的外观
很像是诺曼·福斯特的世
纪塔的再现（左图）



巨石阵。这座城市的另一处，有一座办公大楼，它看起来颇似诺曼·福斯特在东京的“世纪塔”。无论一座建筑是史前的石头围圈，还是高科技的精加工作品，它都同样拥有装饰都市的功能。

建筑现在就是这样一段话的代表——如果不能排除与同一相关物体，相关人之行为的不断简化，你怎样拥有构思能力，怎样拥有调控合成的能力呢？一个建筑怎样表现“奇特”？怎样形成“头晕目眩”？

误引一句柯布西耶在《迈向新建筑》中的一段话：“我们的构思者是健康的、强有

力的、活跃的、有用的、在工作中不偏激且快乐的。我们的建筑师是幻灭的、失业的、好吹嘘的或脾气暴躁的。”

拉斯维加斯，未来都市

拉斯维加斯之于现在就如同洛杉矶之于20世纪60年代，纽约之于20世纪20年代。对于外地人来说它是一个魔力源，令人有点恐惧又有点敬畏。它只遵守自己的规则，十分惊人地不在乎其他人的品味，其他人的体面和公共职责。世界各地都在模仿它，受拉斯维加斯启发的主题公园就像追求巨大的摩

天大楼一样成为亚洲城市的一个必要条件。它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有可能的话，它也是外国人最想参观的美国城市。

当然，它是一座建立在娱乐基础之上的城市，它的都市建筑风格是一系列的电影场景，这种气势反映了现代娱乐业的地位。在这种现代娱乐业中，扮演主角的是电影院和电视，而不是较新的媒体。人们常去的地方的建筑——可以被看做是由整个建筑物和环境永远完全地转变而成的电影、电视屏幕。这些常去的地方，就是由赌场、旅馆、购物区和娱乐中心组成的不断发展的联合大企业经营场所。

建筑创造形象。就像电子屏幕上的形象，它们是在什么上创造的，是电子的还是招贴板的，这些都是没什么影响的。就像在电影中那样，这些形象是导演做出的相互协调，观众的作用是被动的。为了充分体验它们，你不得不向幻想投降。拉斯维加斯创造的形象景观具有自己的方向和内涵，它去掉了外部，以使幻想更完整且不受阻拦，环境背景也被忽视了。从一地到另一地，就像电视上的飞跃隧道，两地中间的空间是中立而不相关联的，如同电视机的塑料箱壳，或如同电影院里的地毯，或至少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人没那么勤于动手，以致没有给这些空间增加什么活力。

这样的景观不是全新的，而是继承了20



在20世纪90年代，拉斯维加斯已经意识到主题性旅游资源的发展趋势。埃及的卢克索（右图）；亚瑟王的神剑（上图）；珍宝岛（左图）上的海战每天都在上演







“纽约之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挖掘大熔炉的
丰富主题源

